

現代舞教育豈止「跳起」那麼簡單!(之一)



■「賞·識」教育計劃的學校巡演，除了演出示範外，也有互動環節等趣味活動，學生反應熱烈。攝影：Meron



■學生對現代舞表演反應熱烈。

攝影：Meron



■《棱·角》香港站演出，吸引不少學生觀眾。攝影：殷鵬



■《棱·角》之〈十月〉

攝影：張和平



■《棱·角》之〈源流〉

攝影：殷鵬

現代舞教育 教什麼？

有人說，如果想要看一個時代最前衛的思潮和最精髓的創意，就到現代舞中去尋。可是對於普通觀眾來說，現代舞總顯得那麼高深、抽象，難以窺見其奧秘。

香港旗艦舞團城市當代舞蹈團（CCDC），成立四十年來一直不斷推行舞蹈教育，近年更是不斷嘗試新意思，希望將現代舞更持續、深入地推廣到人們的生活中。而在舞團藝術總監曹誠淵看來，推廣現代舞，遠不只是展演那麼簡單，關鍵在於讓觀眾體驗現代舞的創作精神——個性、自由、多元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

圖：城市當代舞蹈團提供



■5月頭CCDC重排著名編舞黎海寧的經典作品《冬之旅·春之祭》。配合「賞·識」教育計劃，舞團專門為學生觀眾準備了導賞。

入校園 不僅教學生 還要教老師

推廣現代舞，最常見的方式就是舞蹈入校園。但是如何做到更有創意地將舞蹈融入學校生活並不斷深化，而不只是單純地作校園巡演？CCDC在其最新的「賽馬會當代舞「賞·識」教育計劃」中展開嘗試。

舞團副藝術總監（教育）梁曉端介紹道，「賞·識」教育計劃由2018年開始，將持續三年，舞團的目標是三年內進入300間中小學進行推廣。計劃的內容，除了「跳出框框」的巡演示範外，也為學生和老師開設工作坊，最後亦鼓勵學生和老師親身入劇場，欣賞專業舞團的演出，



■「賞·識」教育計劃將現代舞帶入學校。

攝影：Meron

在編舞家的導賞引導下貼近現代舞。「一直以來，舞蹈教育都是通過不同舞種的表演，來告訴大家什麼是現代舞和當代舞。我們則用比較接地氣的方式，比如加入戲劇的手法來介紹現代舞。這其中，所強調的是現代舞的多元性，鼓勵學生們表達自己的個性，而不是介紹一個固定的form。我們希望引起大家對現代舞的好奇，然後自己就會想再知道多些。我們也會帶學生進劇場看專業演出，接下來CCDC的節目也會邀請大家來。這種體驗的方式是不斷持續和深化的。」

除了結合示範、講解與趣味互動的巡演節目，「賞·識」比較特別的是不僅針對學生，還針對老師設計當代舞工作坊。「老師的工作坊分為兩部分，早上的三個小時讓大家體驗怎麼創



■學生對現代舞表演反應熱烈。

攝影：Meron

作；下午的三個小時，則將舞蹈這件事應用到教學的主題中，比如如何結合舞蹈來教蝴蝶怎麼蛻變，等等。藉由藝術的媒體，來看如何運用到學校的教學環境中。」至於邀請學生與老師一起看專業的演出並接受導賞，梁曉端認為除了學生外，更重要的其實是加強老師對現代舞的理解。「因為最終的舞蹈教育不是單靠藝術家來進行，而是要靠老師日復一日、年復一年的教導。」

走內地 讓更多觀眾看到現代舞

如果說「賞·識」是深化本地學校中的舞蹈教育，那《棱·角》則是另一種嘗試。

一個多小時的演出，集合了七個當代舞作品選段。曹誠淵親身上台進行導賞，觀眾一邊看現場演出，一邊聽他拆解現代舞的秘密。

「推廣現代舞，不只是做一些東西給人看。」他說，「現代舞太多不同的層次和樣貌，如果說的只是來看一場節目，那觀眾有可能剛好喜歡這個舞，但下次當他看到不同的作品，發現不喜歡，又會沮喪。現代舞重要的不是它是什麼樣子，而是它的那種『多元』，就像我們現在的社會，有很多不同的聲音，這個就是所謂的『現代』。」

《棱·角》的節目設計就是讓觀眾去體驗這種「多元」，知道現代舞真正的精神不在乎具體的

形式，而在乎不同角度、自由的表達。這就像是捧出一碟雜錦小點，邀請觀眾進到這扇門裡面，至於之後何去何從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。在到香港演出之前，《棱·角》已經造訪過14個內地城市，南京、寧波、重慶、貴陽、成都、西安、鄭州、武漢、長沙、深圳……曹誠淵笑說，就像是繞着中國內部寫出一個「中」字來。這些城市，大多不是一線城市，有些偏遠的地方甚至從來沒有看過現代舞。

「我們每次去歐洲演出，都有人問：『你們是代表中國的哦，那中國觀眾怎麼看你們呀？』我每次都覺得很難回答。因為內地還有好多地方的觀眾其實沒有什麼機會看現代舞。我們說自己代表中國，但是連中國自己的觀眾都沒看過，或者不明白現代舞，我們有什麼代表性？」因着這樣的想法，曹誠淵帶着《棱·角》走過不同城市。觀眾反應熱烈，演員也滿心激動，有些參與《棱·角》的演員，也是趁着這次巡演，才第一次回家鄉跳舞，第一次讓家人看到什麼是現代舞。

「中國太大了。」曹誠淵感慨。地方大，人口多，有些二線城市的人口可能頂得上歐洲的一個國家。曹誠淵看到了現代舞在中國的巨大潛力，也在觀眾的眼睛中看到了強烈的渴求。

「我們去的地方以大學為主，現在內地的高校投入了很多資源



■《棱·角》之〈超速〉

攝影：嚴大衛

■曹誠淵在《棱·角》親自為觀眾講解現代舞。

攝影：殷鵬

在硬件中，但是很缺乏軟件，特別是三線城市，他們看到我們簡直覺得『哇！我們這裡還從來沒有一流的藝術團體來！』我們好像是第一個。記得我們去湖南長沙第二師範大學，看完演出之後，他們馬上將自己記錄的東西、感想等，在微信上發出來。我自己都很感動，他們真的很像海綿，將東西馬上吸收了。可能我們在香港，只是見到作為遊客的他們。但是去到內地，你才會發現後面的力量是很大的。我覺得香港是可以從文化層次上帶動這些東西。我們一方面在香港做，一方面也把我們的經驗帶過去。」

理工男，跳舞吧！

在內地現代舞巡演中，反應

最熱烈的居然是理工類大學。聽曹誠淵笑

着描述理工男們擠滿體育館的熱烈場面，真是讓

人又感動又覺捧腹。「我想，傳統的舞蹈是很美，但好像和他們格格不入，反而現代舞有很多想像的空間，他們看到想看的東西。」就像華中科技大學，已經又再發出邀約，希望舞團能持續地去。「我們也在內地的高校中做很多的工作坊，通常大學都是講一場，到了理工學校，他們則要求做四次，教四個班，來的學生真是完全不同的，有一個班甚至大多是外國留學生。這些學生可以算是零基礎，完全沒有學過現代舞，但是看了演出後就想嘗試。那種很單純的求知慾讓人很感動，然後你也會看到他們的身體是很有反應的，比如你叫他移動重心，他真的整個人動起來，也可以看出這可能是他們第一次這樣去用身體。」

「至於之後這經歷會不會對他們產生影響，比如影響他們設計氣氛板？我不知道！但很明顯地，他們的老師也看到這個經歷對學生是很好的added value。」曹誠淵笑着說。

種下種子 靜待花開

今年是CCDC成立40周年。

1979年，曹誠淵從美國回到香港，在黃大仙的天台上成立了香港第一個現代舞團，之後又相繼打造廣東現代舞團和北京雷動天下現代舞團，他也因此成為現在人們口中的「中國現代舞之父」。40年來，他看着現代舞在香港落地生根，逐漸成為這個城市時代氣息中的亮麗一筆。

「70年代，香港還是普遍地被認為是文化沙漠，晚上是沒有什麼演出看的，每年最大的表演就是香港小姐競選了。」80年代，香港藝術中心建成，之後各區的社區會堂才逐漸開放。「80年代香港的本土文化發展，政府是有意識推動的，但是藝術的教育仍然缺乏。那時人們的第一想法就是為什麼要學跳舞，學音樂呀？音樂還好些，畢竟學校每周總有一到兩堂，其他藝術就真的很少。直到80、90年代，家長的意識開始轉變，接着演藝學院出現，『文化圈』才開始出來了。」

CCDC成立初期，第一個演出完全沒有觀眾，曹誠淵和團員們知道，必須要主動走出去接觸觀眾。從80年開始他們積極入學校，最多的一年去了99間中小學做巡演。「當時沒有想着是做教育項目，就是想把自己的東西告訴大家聽。」他記得去的第一間小學是深水埗的鮮魚行學校，就在停車場上面演出。鋪上地膠，開着兩個大風扇呼呼地吹，小學



■曹誠淵為舞蹈員上課及主持工作坊。

殷鵬攝

生們來了以後席地而坐看舞蹈演出。曹誠淵說當時條件很差，哪有現在還有技術團隊幫忙搞定演出的所有細節。12個團員什麼都要做，燈光、舞台、服裝……不懂就落手落腳學。扛着音響、拿着地膠，什麼環境都去跳過。到了今天，舞團的教育項目越來越成規模，也有更嚴整的團隊和緊密的計劃，然而每每想起當年的那種天真直接卻仍覺心動。「也許，回憶總是美好的吧。」他說。

只是教育絕不可能一蹴而就，播下了種子，只能靜待花開。從80年代到今天，CCDC的教育項目不停嘗試新方式，曹誠淵卻從來不覺得急迫，「這是個很長遠的東西，不能急功近利。」他記得一次舞團去溫哥華演出，完了有觀眾上台說自己是香港移民，當年曾在香港學校中看過舞團的演出。「就好像是突然打開一扇門。這個種子種得很深很深，然後多年後竟然在世界的另外一個地方開花結果。種子到底幾時會開花呢？我總是抱着美好的願望，因為我總相信，你的汗水和耕耘是有功用的。」



■《棱·角》香港演出的學生專場，學生們聽曹誠淵拆解現代舞的秘密。

攝影：殷鵬